

曙

絲

期八十二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朝鮮傳說

開明

這三篇故事是從日本三輪環譯述的傳說之朝鮮 (Densetsu no Chosen 919) 中選譯出來的。無論朝鮮是否箕子之後，也不管他以前是藩屬不藩屬，就他的地位歷史講來，介在中日之間傳遞兩國的文化，是研究亞東文明的人所不應忽視的。我們知道日本學于本國文化研究上可以供給不少幫助。同時也應知道朝鮮所能結與的未必會少于日本。這幾篇雖只是民間傳說，又是出于重譯，不能說有多大的價值，但在中國人讀了當能感到一種特別的，既非日本又不全是中國的趣味。我想在這里帶便表明對於朝鮮藝術的敬意，希望有人介紹那些優美的彫刻繪畫給中國人看。

在這種小故事前面寫上些莊重的話，或者不大適合，但也是難得的機會，不禁要附說幾句：其實這都是枝節，還是請看

故事的本文罷。

一 崔致遠

崔致遠是新羅時代得道的人。有一天，中國想考查朝鮮人的能力，把一件東西裝在玉合裏拿來，叫他們猜是什麼。新羅王大窘，有人說，「除了崔致遠之外沒有人能猜。若是叫崔致遠來，他一定知道。」王很喜悅，便趕緊把他叫來問道。

「你知道這裏邊的東西麼？」

「知道。」崔致遠答說。

「什麼？」

「請賜紙筆。」

王看他所寫的是這幾句話：

「團團玉函裏，

半玉半黃金。

夜夜知時鳥，

含精未吐音。」

新羅王便將這個答覆中國，中國方面看了覺得奇怪，「裏邊放著一個雞蛋，前兩句是對

的，後兩句怎麼說呢？」把送回的合子打開來看，原來蛋已孵化成爲小鷄，却已經死了。

二 鬪法

約三百年前有西山大師居金剛山，四明堂居妙香山。二人深通佛道，並精于儒術，受政府相當之優待，萬民無限之尊敬，據說壬辰之亂（即豐臣秀吉攻朝鮮之役）其時戰略以及和議皆出于二人的計畫云。

四明堂與西山大師雖是這樣人物，其初兩人中間却有過一件有趣的事情。

四明堂常說自己的法術是朝鮮第一，很是自大。有一天聽說金剛山有一個名叫西山大師的豪傑，心想把他收服，便往金剛山出發。西山大師早已知道，吩咐弟子說，

「今天有客從妙香山來，你去到半路上迎接來來。」弟子覺得爲難，問題，

「一回都沒有見過的人，怎麼能夠認識他呢？」大師道，

本 期 目 錄

朝鮮的傳說	開明
碎瓦	孔 昭
海外民歌譯	劉 復
生活	霽 野
杜鵑的故事	顏黎明

「那個人是逆流而來的，一見可知。」弟子在半路上遇見四明堂，便說，

「我特來奉迎。」四明堂略略出驚，却乃鎮定的說道，

「勞你駕，不敢當。」二人便一同走來。

到了金剛山，四明堂伸手捉住了一隻飛著的麻雀，問西山大師道，

「這麻雀生乎死乎？」此時大師出來迎接

四明堂，一足正在門外，反問道，

「納今出乎入乎？」四明堂一笑，乃互相

問訊。既入坐，西山大師拈了一碗水來，從水中

撈出好些大魚來擺在面前，說道，

「我們都是和尚，不能喫魚。但是，倘若仍舊使他還原，那麼喫了或者也還不妨。」說了，便喫起魚來。四明堂答說，

「那麼我也叨擾罷。」大家喫後，大師吐出魚來，仍在水中游泳。四明堂不肯服氣，也吐了出來，却是不會動。隨後他們賭雞蛋。

四明堂從地面疊起，實在疊得很巧妙，再看大師，却是從空中漸漸地疊下來。

到了中午，西山大師具食勸客說，

「實在是很粗的麵，請用一點罷。」看時却並非麵，只是鉢中盛著錢針。大師從容地喫似乎味道很好，四明堂却不能下箸。

於是這自負的四明堂也完全折服，遂成爲西山大師的弟子。

三 掉文

以前在山村裏有一個農夫，給他的獨養女兒招了一個贅婿。這個女婿很喜歡掉文，亂用漢語自覺得得意。

有一天晚上，老虎跑來，把丈人啣走了。

女婿大聲叫道，

「南山白虎北山來，後壁破之，鼻捕捉去之，故有銃者持銃來，有槍者持槍來，有弓矢者持弓矢來，無銃無槍無弓矢者持杖來！」村人聽了都說，

「那個傢伙又在那里說不懂的話了，那個大傻子！」沒有一個人出去。女婿大怒，往郡守那里告狀，攻擊村人之無情。郡守對於這事也不好不問，便傳集村中重要人物，詰問他們，大家異口同音地回答說，

「他亂用漢語，我們一點都不懂得所說的是什麼事。」郡守聽了心裏想道，那麼他們不出去幫助也是無怪的，便把這個道理講給女婿聽，又訓斥他道，

「你用漢語吧？這都是你的不好。以後不准再用漢語！女婿沒法只能承認道。

「實用漢語，願容恕而已！郡守道，

「你還要用漢語麼？」叫皂隸打他屁股。

女婿急忙說，

「今後決不用漢語！」郡守聽了終于也笑起來了，就饒了他。

附記

第一篇裏的四句詩和第三篇女婿的漢語都是原本如此，不是譯文。看這個掉文的女婿，令人想起鏡花緣裏白民國的酒保與老者來，雖各有佳處，似乎女婿稍近自然，異于老白民之以 *profesque* 取勝。四月九日記。

碎瓦

孔 炤

一 我賣矛兼賣盾

自從聽到西洋有科學之後，就有許多人專心去研究，這確是中國人的偉大；然而近來又有人於聽到西洋人正在研究東方學術之後，連忙反對西方學術，未免是褊狹了。倘若認研究東方學術的西洋人爲可法，則我們也該學他肯虛心研究他國學術的態度，格外研究西學，——我承認東方或別的學術都是應該研究的。否則，西洋人何不因中國人也在研究西學而連忙反對東方學術呢？

說來似乎氣勢洶洶，或者有人要疑心我已「有」了歐美各國所以強盛的原因了。這一點正是我要討論的。留學或游歷回國的人常帶回來一個法寶，至少也是一個萬應膏——他們當中的一半因爲國內的人這樣希望他們，所以不得不於回來之前找到一個或者於回國之後想出一

個來。我不想辯護我吃了四年麵包還拿不出一件法寶來之罪；然而，以我的呆笨想法，覺得在西天活佛家裏宿一夜就一定有一個托夢的事是有些難信的。

我知道留學過的諸公的難處：他們雖然着實相信他的萬應膏之不是萬應，而且知道還有別的丹方各有效用的。然而，他們怕被人問，「你既說還有別的丹方，則你的萬應膏不是萬應的？」因此，他們賣矛者不賣盾，賣盾者不賣矛，——雖然自己的矛或盾常與他人的盾或矛交戰而失敗，也只可話從肚底咽。這裏，我仍舊用我的笨想頭自問，天未必生就閉圖的東方或西方是絲毫無缺了的罷？老實的，不是狡猾的說，賣盾時不要誇「吾盾之堅，莫能陷也」，賣矛時不要誇「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不是矛與盾就可以兼賣了嗎？在事實上，矛與盾確實各有用處的。

「水火不相容，冰炭不相投；然而我們會聽見上海的自來水公司老班與煤氣公司老班天天打官司嗎？曾看見北京街上的冰車必與遇見的煤市相撞嗎？幾個老班或車夫因相打而死，還不關緊要；所慮的，是需要自來水同時需要煤氣，需要冰同時需要煤的人們渴望着，但因爲他們的爭鬪，得不到所需要的東西的。

我很贊成提倡西洋文明，提倡科學，提倡工業，甚至提倡造機關槍；我也相對的贊成專

提倡西洋文明，專提倡科學，專提倡工業，甚至專提倡造機關槍；然而機關槍不就是工業，工業不就是科學，科學不就是西洋文明。能容納許多賣矛或賣盾或賣其餘一切東西的人與許多賣矛兼賣盾兼賣其餘一切東西的人，這才是西洋文明。

近來說話的人常有一種新的顧忌，例如稚暉先生欲提倡西洋文明，于反對線裝書時怕被人做口實，將親手運送線裝書十(?)大箱給里昂中法大學之事抹下不提；于是世人誤以爲專賣矛的人了、打鉄鎚也是鐵做的，同一東西，有時相成，但也有時相反的。西洋文明被吳先生所提倡的西洋文明攻破了。

我很愛「西洋也有臭蟲的」一句話。這句話的用處，除能提醒夢想西方是絲毫沒有缺點的人以外，還能從語意，看出西洋不過「也」有，而中國之「有」是無疑的了。而且西洋只是「有」罷了，並不如中國之「多」。

學理之高深，不是我所敢談，所能談的，我只想從小小的實事上隨便寫些中西雜話一類的東西，以比較中西臭蟲之有無與多少的一類事體的情形。而且只希望寫出來的與事實相符而且解釋無誤，並不是提倡什麼什麼。至於恐怕有的中國人聽了中國的好處就阻止對於西洋的信仰，則不免過慮了：念ABCDEF的小學生恨邊念之乎者也的聲音妨害他，當然是自己

讀的程度太低之故，因爲他也一樣好妨害讀之乎者也的人的，我相信，倘若中國人還以拉冰車者必須打拉煤車者的見解下去，西方學術當然學不來；而且不久，要知道東方學術也非看西洋文不可了！

或者有人將以兼包並蓄爲我的法寶，則我先在此聲明，我沒有想用法寶的居心。

提起中西，就聯想到「合璧」。我寫出來的當然不是璧，所以就以碎瓦爲題。這篇算是序。

二 老與少

四月四日一九二五

在老年人與少年人相互輕視的現在的中國看到這題目，他們兩者都要以爲有他們的同黨出來幫助了罷，或者都要以爲有他們的仇敵出來攻擊了罷。其實我是只來講些事實，並不想討論他們兩者間的是非的，況且，我雖然不算年少了，然而自己也還不肯算年老的；加以，我曾經是少年，而且將來也要是老年人的。處在這個地位，即便不想說話公正，也沒有偏袒那一面的必要。

我在法國時，大家想像得到的，是沒有父母兄弟的保護的。忍心的說一句：自由是有分了的；然而，功課以外，總有些思想家。所以我只好常在公園的偏僻的橙上坐坐，或者在街市的空地上踱踱。其中沒有興趣的回數也不少，可是，在這種時候，也可以看見很好的事情。

常有的，七八十歲的老人，鬚髮雪白的，有的一直拖下來遮蓋到胸前的鈕上，面孔紅活，目光閃爍，擎了手杖在指畫，倘若左手擎了杖，就用右手做手勢，聲調圓熟的講給他走的三四個五六個少年人聽！高低差不多的，我推測是老年人的學生，高低如階級的勻稱的，而且有時服裝相同的，是他的孫孩。他且指且講的帶了他們走過了。我連忙收緊了心，側過耳朵去聽，「……那裏，還沒有造岸哩……」雖然只像跟了風吹過的聽到了幾個字，都清楚而有力的鑽到我的心中去。

每每遇到這種時候，我立刻虛構出一個來，立在我的旁邊，他黃色面孔，眉目清逸，稀疏的鬚子，如垂柳的閑靜，他穿了袍褂，有時爲了爭勝，請他穿斜領大袖的，兩條長帶在風中輕飄。他用我所全懂的言語，講我所最得用的事理給我聽。然而只有虛構，沒有實現！

後來，漸漸的有法國朋友請我到他們家中去了。放膽的說一句，他們如父母兄弟愛我，而且矯正我的法語的錯誤，講述法國社會的風俗，不是對他們的子女弟姊所有的。在這種機會，我遇見老年人，遇見在公園中街市間講給少年人聽時我所羨慕的老年人。在這種機會，我與法國少年我的同學們一樣的聽他們講故事，而且一樣的要求他們講故事。從此，我以

前的希望應該完全達到了罷？然而我還有些不足。不知怎的，法國的老年人，能知道事情很多以外，與少年人沒有什麼分別的，聚在一處，他們與大眾的心理習慣大部相同。我與同學們到郊外旅行時，常以不甚荒野爲憾，走了這許多路，仍舊見到這許多房屋。我就說，到中國去是好了。對於老年人我也有這個感覺。例如有一天，大家在稱贊我的頭髮黑而有光，一位老先生，鬚髮全白了的，說：

「是的，有一天，在大鏡中，忽然見到一個黑頭髮的人。我想，我以爲孔先生的已經是黑黑的了，不知還有黑的哩！而且面貌也像他的嫩！後來細看，才知鏡中的原是我自己！」大家大笑了一陣，心中贊美究竟老年人了思想也好了。然而我于笑後立即想，在我總覺得白髮比黑的美麗得多，他何不用笑話講白髮比我的黑髮更可愛呢？大概法國的老年人避說自己老之故，而且思想與體力真的沒有老。中國的老年人是不避說老的。偏偏，聽說，近來很有年輕人看他們不起；我這一次回去，倒要去聽聽他們講故事哩。我渴望着。

回到上海，我沒有遇見老年人。那裏只住了三天，自然太短些。有是有一個的，然而並不老，大約六十歲罷。在法國里昂河邊的擲鐵球場中，着實可以遇見比他的年紀大的人。不知怎的。他仰倒電車底下來，而且一點也沒有

出聲。我立在電車頭上，他幾乎就在我的腳下。我對旁邊的季君說：我對於這事沒有動心呢。實在，上海不是可以存好心的地方。在打呵欠時就有人要來割舌頭的地方，能於一秒鐘不提防之內不被偷不被打不被撞死嗎？電車下的人或者也只因爲對於什麼事動心而不注意了之故罷。我不動心！他手裏的籃遠遠的翻轉在街中，在一個破聲中，看見碗的碎片，夾着切斷的熟菜葉與湯汁，一枝短竹桿一直滾到路旁邊。電車夫從車頭下挖他出來；閉了眼睛的頭顱的倒在他後面抱他的車夫的右肩，又倒在左肩。兩條血從鼻孔中緩緩的掛下來。印度巡捕說着「云丫（沒有什麼）事情」揮手趕大眾。等到有人擎了一碗水來的時候，電車夫從人叢中強出來，說「勿會死哉的！」又上電車來了。擊水者就灑水在車前，說「請地藏王菩薩吃」。電車又開了。

沒有遇見年老的，我當然遇見年幼的了罷？是的，看他們不會講故事的樣子，當然是年幼的了；然而，看多數搖着老形，彈着老弦（樂器的第四弦，是低音），而且，首先缺少青年們愛聽故事的微笑。

在大而又古的中國土地上，我等候看得多知道得多會講故事的老人，灌溉我們未萎或已萎的童心，使我們微笑！

正月六日

國外民歌譯。(禁轉載) 劉復。

一 巴黎有一位太太

(法國Poitou省的民歌)

巴黎有一位太太，

她同青天白日一樣的美。

巴黎有一位太太，

她同青天白日一樣的美。

她有一個丫頭，

也想同他主人一樣的美，

可是她不能。

她一走走到藥舖裏，

她說『先生，你的美容粉怎麼賣？』

她一走走到藥舖裏，

她說『先生，你的美容粉怎麼賣？』

『好姑娘，六個法郎買一兩。

六個法郎就是「歐居」，就是一歐居。』

『那麼你給我半兩罷！

這便是我所有的一歐居。』

『你擦這美容粉，

你可要當心，不要自己多看阿！

你擦這美容粉，你可要當心，不要自己多

看阿！

你該吹滅了你的燈，

只是胡亂的擦着，擦着，

擦完了你就美，

同青天白日一樣的美。』

到得天亮了，

這位姑娘披上她美麗的披肩。

到得天亮了，

這位姑娘披上她美麗的披肩，

穿上她的絲襪，穿上她的綠裙，

結上她白的，白的，白的細腰帶。

這樣她就走往城裏去，

好像她也是個城裏人。

半路上她碰着了

一個慕她戀她的好朋友，

半路上她碰着了

一個慕她戀她的好朋友。

他說『阿！你上那裏去，好體面的輕裝小

姑娘？

你把什麼東西胡亂的擦着，擦着，擦着，

擦得你滿面全黑了，

好像個煤舖子裏的夫子？』

她一走走到藥舖裏，

她說『先生，你賣給我的是些什麼阿？』

她一走走到藥舖裏，

她說『先生，你賣給我的是些什麼阿？』

『我賣給你的是鞋油，

是賣給你的，是賣給你擦鞋的

至於美容粉，可不是

賣給你做了頭的人的阿！』

(2-11-25)

二 約翰赫諾

(法國Bretagne的民歌)

約翰赫諾從戰場上回來，

手裏拆着自己的肚腸

『母親！請了！』『孩子！請了！

你的妻正是做了產，生了個孩子。』

『母親！請了！』『孩子！請了！

你的妻正是做了產，生了個孩子。』

『那麼你進去，母親，

替我鋪張好好的床。

要鋪得低低低低的，

那才不驚動了我的妻，

要鋪得低低低低的，

那才不驚動了我的妻。』

到了半夜裏，

約翰赫諾就畢了他的命。

畢命時大叫一聲，

終於驚動了他的妻。

畢命時大叫一聲，

終於驚動了他的妻。

『阿！母親，我的朋友，你告訴我，

我聽見的叫喊是什麼？』

『我的孩子，這不是小孩兒們

生長牙齒叫痛阿。

我的孩子，這是小孩兒們生長牙齒叫痛阿。」

「阿！母親，我的朋友，你說罷！我聽見碰碰的敲，那是什麼阿？」

「我的孩子，這木匠在那兒修理樓板阿！」

我的孩子，這是木匠在那兒修理樓板阿！」

「阿！母親，我的朋友，你說罷！我聽見他們在那兒唱着，那是什麼阿？」

我的孩子，那是一隊唱歌人，正打我們屋子旁邊過。」

我的孩子，那是一隊唱歌人，正打我們屋子旁邊過。」

「但是，母親，我的朋友，你說罷！你爲什麼這樣的哭着呢？」

「我的孩子，我不能再瞞你了，約翰赫諾已死了。」

我的孩子，我不能再瞞你了，約翰赫諾已死了。」

「那麼母親，你替我對開墻的說。要開個雙人的墻。」

而且要開得大大的，讓我把孩子也就帶了去。」

而且要開得大大的，讓我把孩子也就帶了去。」

讓我把孩子也就帶了去。」

(3-11-25)

生活！

舞野

王青突然站起來，把契訶夫的戲劇向旁一扔，便一步邁出門，順手把牠鎖了。步伐邁得很大，不到三分鐘工夫已經轉了兩個彎在南池子大街上向南前進了。

大概一半爲着生氣，一半爲着走得太快了，他的心突突地跳得利害。走完南池子大街，向右一轉，身上頓覺涼爽一些，脚步也就隨着慢起來。林陰裏吹着微風，樹葉沙沙地作響，他便掏出手帕，擦去臉上的汗。四月還穿着棉袍，也不能算涼快，這時全身的毛孔被悶不過，便如跳蚤一般般咬起來了。

他漸漸地靜了神，手向袋裏一摸索，只剩了四枚當二十的銅子了，只夠公園票價的一半。他停住脚步，懊惱並且奇怪！是甚麼力量把他抓出房門，拖上大街，推到這里來的呢？緩緩地，低着頭，他又順着原路走回去了。

——唉唉，生活……——走進房裏時他全身已經沒有一點力量了，便嘆息一聲躺在沙發上。周圍是灰黃的死牆。

——不如索性離開了乾脆！——他想。——前天說是有同學約逛公園，一去就是一天；我到甚麼地方都覺沒趣，都覺無天，最後沒有

法想，我到閱書室去翻舊報。去的時候也不問我一聲同去不——她也許是怕你的同學不願見不相識的男人——但是她回來時那樣子！我躺着她竟不問我一聲，却坐在那裏出神，笑哩，笑哩……

——嘻嘻！——他笑冷了一聲。

——也許是金新那個鬼東西！他到處亂散我的謠言：熱天棉袍子還下不了身咧，家裏已經娶了老婆養了孩子咧……——混帳東西！想着，他竟破口罵起來。

——這幾天我就看她有許多改變，想瞞着我哩！哈哈，今天，今天又是……

——昨天我說吃麵，她偏要說吃飯，故意爲難，故意爲難！不是明明知道沒有米了嗎？……

想到錢，他便把幾月來所受的窮苦罪完全記起來了，他又想起在土匪窩裏日夜不能安居，時時絕食的家庭……眼淚終於忍不住了。

——生活，生活，唉唉！——他嘆息着說。

奮然地在沙發上坐起身來，眼裏閃耀着憤怒與仇視的光輝，他狠狠地釘視着灰黃的死牆，好像是在追詢生活究竟有甚麼意義。

——女人愛人，是在她崇拜人的時候——他想起淮爾特似乎在那裏說過這樣的話，因而聯想到他們訂婚以前的情形：她說她像對英雄一樣崇拜他，她說讀他的作品時常感動得流

淚，其餘的便是怎樣愛他，怎樣愛他……他那時確實也承受着很大的喜悅：他覺得藉着他的品兩個赤顛顛的靈魂有融合為一的機會。他夢想着生命的大和諧。他覺得她給他創作的力。他們都很愛契訶夫，因為覺得他寫的東西很有趣。他記起他叫所過的短暫的，確實是甜蜜的時期。於是他們便交換了戒指，作兩個靈魂妥合和諧的一體的預期。

「戒指」實在成於「界址」了；從那以後，他覺得轉變成另一時期了。他們中間似乎隔着跳不過的鴻溝。她的無言的在淡漠他心裏燃起劇烈的痛苦。

他盡力想免去紛爭，但是每每因為極小的細故便拌起嘴來了。不過各自忍耐一些，不久又漸歸和好了。

——許多人妄想成對的男女都是快樂，其實沒有比那更難受的苦！——再過些時候，他竟着她面對朋友們這樣說了。

她也背地裏一說幾點鐘地抱怨起他來。但是他們表面上還保持着和睦，他們還夢想着生命的大和諧。

——現在……！——他叫，要到公園去和她理論的情怒與勇氣使他在沙發上重新坐起來。

——愛情好比橡樹葉，新葉一生，便把老葉頂掉——想起路丁裏這比喻，憎恨與妬嫉

便如蛇一般咬住了他的心。似乎要破腔而出的大苦痛一陣一陣地從他的心底裏湧上來。

——金新這畜生，混帳東西！——他不能自制地罵。

他覺得他似乎近幾日纔悟出契訶夫所暗示的真理：生命永無和諧

——現在纔……婚哩，結婚豈不是一幕更滑稽的喜劇！——他想，

——嘻嘻——他苦地冷笑。

四月午後的困倦像大被一般把他擁蓋，他幾乎要朦朧入睡了；但是生命大和諧的夢想却陰影似的在他眼前跳躍起來。

——生活！——他跳起來喊道。這喊聲裏似乎含着幾樣的意義。

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作於北京

杜鵑的故事 (通信) 顏黎明

開明先生：

今天，看了語絲中「鳥的故事」一篇通信，不禁引起我兒時的回憶。

這回憶是關於「杜鵑鳥的故事」。說起來使我悲哀；但也使我怡悅。雖然心中不斷的起伏着「怕文章寫不好罷！」一種畏怯的思潮，但是終於大胆的鼓着勇氣寫了這篇通信。

「杜鵑鳥的故事」寫在下邊；

「有一個人家，一個母親和兩個兒子。

小兒子是母親親生的。大兒子是父親的前妻所生。這在小兒子是有親娘；而在大兒子是只有晚娘的了！

晚娘是最愛小兒子而最不喜歡最嫌惡大兒子的。她常常想設法把大兒子害死；但總沒有機會能使她趁願。

有一天她忽然想起了一個方法。硬把兩個兒子叫到跟前惡狠狠的對他們說：「淨吃飯不做活是終要窮死的！這里有兩袋子麻子，你們兄弟倆每人拿一袋，去上南山上種去！誰的麻先生了芽，方准誰回來吃飯。不然就活活的餓死你們！去罷！」

於是兩個孩子便每人接了母親給與的口袋，歡歡喜喜的出門去了。

到南山的路還沒有一半；兩個孩子覺着實在太累了。便在一顆大樹底下歇歇腳。

這時候弟弟無意中動一動哥哥的袋子。他覺着這袋子比自己的委實輕多了。便向哥哥說道：

「哥哥！你的袋子比我的輕，咱兩個換換成麼？」

「那哪有不成的呢！」
于是他們換了袋子又走。不多一時走到母親所指定的南山了。

兩個孩子便很費力的把各人的麻子種到各人所選定的一塊田裏。相並的坐着，等候麻子

發了芽，好回家見他們的母親。

但是；哥哥的田裏生滿了嫩綠的芽了；弟弟的田裏連一針尖那麼大的綠葉也沒看見。

於是弟弟悲哀的說：

「哥哥！你先回家吃飯去罷！」

「沒有的事！豈有不等着弟弟一同走便獨自回去的呢！」哥哥這樣答。

咳！可憐的孩子！他們那能知道種在這塊田裏的麻子是被狠心的母親在鍋裏炒過了的呢！

兩個孩子從此相並的守着這塊田。終於在麻子沒有發芽以前，可憐的孩子！便這樣的臉對着臉——活活的餓死了！

母親後來發見了這樁可痛的事，思念兒子幾乎變成一個瘋子了。所以便是到月亮將沉的深夜裏，她還出神的在大門外邊坐着，盼望兒子歸來。

這時候忽有一對小鳥飛集在對面的一顆大樹上，向着這可憐的母親歌唱起來。牠唱是：

「苦熬！苦熬！」

「苦熬！苦熬！」

「苦熬！苦熬！」

「苦熬！苦熬！」

一直到現在牠們還是這樣的歌唱着。所以我們給他起個名字就叫「苦熬鳥」呵！

開明先生！你看這是多麼凄美的一個「鳥

的故事」呵！牠的內容，憑我的記憶却敢說是沒有多大的增損；雖然我的文字寫的是這般拙劣。

咳！先生！這篇故事，是我的死去的祖母在我兒時和我講說的故事之一。今天雖然怡悅的寫出以呈於先生面前；而我深刻的隱藏在心底裏的悲哀也因而震顫了！

倘要問這故事是民間舊有的傳說抑曾在那本書上記載過沒有呢？或者更要問牠是否係「蜀帝化鵲」的神話所演化？那只好去問我的死去的親愛的祖母。但這却明明是不可能的呵！

至於把「杜鵑鳥」稱為「苦熬」的緣故；大概也正如蕭保璜君所說是「先有擬聲而後才有這精美的故事」吧。

先生！你住在北京，因為太不能夠聽見清脆的「春鳥」的歌唱，於是感到了干枯，想起那許的詩，又想起了故鄉——江南——後來又引起蕭君的共感，產生出那兩篇美醜的「鳥」的故事；但是，我現在僑居在所謂「天下之中」的中州，雖說不是江南；然而比起好像是「夏和冬連接起來似的」的北京，總該能夠聽到勃姑的「換雨」，和黃鶯的「翻叫」吧。總該能夠聽到「掘窪」「掘窪」，和「葛氏郎當」的聲音罷。然而却不能！在這裡我除掉亦如先生一樣只聽到「啣啣啣的家奴」，「熟番似的

鴿子」，以及「乾笑的啄木」之外；竟一次也沒聽到上舉各種春鳥的歌唱。而且更其討厭的是：又摻雜些號喪似的喇叭聲，報火警似的飛機的鼓翼聲，和唱晚詩似的軍歌聲！這其間便是想如先生那樣逍遙自在的「坐聽」「啾啾」「啾啾」的小鳥們的談笑，也竟不可得了！

然而先生，我於這無可奈何的情境中，却發現了一種補救方法。——這方法至少在我可以適用。——我暫且稱牠為「以眼代耳以夢幻代現實的方法」。那便是忘却一切的「鳥」，去讀好的詩歌和文字。於是這平日愛讀的「語絲」，便在我的想像中首先化作了「春之使者，美音的夜鶯」。

先生，你看完我這封通信；心裏是否也以爲是「忘却了四時八節的」一種啼叫呢？那我可不能知道。然而我的確是在這一戰雲彌漫的殘春中儘情唱着呵！ 顏黎明，

一九二五，五七紀念日，於兵匪擾攘之區。

刊 誤

第二十七期一版第五行筭茨詩「夜鶯歌」誤作「雲雀歌」。八版廢然君通信中，第七行「真正美化」誤作「兵正美化」，又第八行「南方亦未必近咫尺」誤作「南方亦悉在咫尺」，特行刊正。